

# 西安到延安的路有多远?

文 / 商子雍

西安到延安的路有多远?我打开“百度”查了一下,答案是300公里左右。那接着要问的是:走完这一段路程,需要的时间是多少、留下的印象又是怎样?我想,不同时代里的人,给出的答案应该不一样吧!

回望历史,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从西安到延安的路,在成千上万青年的心目中,曾经是一条追求理想、奔向光明的路。我曾经阅读过前辈作家丁玲、韦君宜的有关回忆文章,特别是有幸当面聆听过革命老人曾彦修(严秀),对自己当年前往延安、以及在延安所经历的简要讲述和深刻思考,真是让作为后辈的我,深受感动、多有感悟。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丁玲记录从西安到延安的路程的一句话:“躺在床上时,我以为我已经瘫了,两条腿全无知觉。”是啊,当时的北上延安,需要翻山越岭,需要风餐露宿,加之西安和延安,又代表着两个尖锐对立的政权,存在着被拦截、遭捉拿、甚或丧失生命的巨大危险,精神的紧张和肉体的疲累叠加,当年丁玲会如此,有缘有故。

按说,在有了汽车、有了公路以后,就算是穷人吧,一旦真的需要从西安前往延安,应该是无须徒步行走;但事有例外,1966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兴起之初,步行前往延安“朝圣”之举蔚成风气,我的不少熟人(当然都比我小,其时还在学校读书)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想,步行前往延安,仅仅着眼于形而下层面的考量,当然是遥远而艰难,敢于如此行事,真是勇气可嘉。对“文革”,中共中央已在相关正式决议中彻底否定,但年轻人当年一步一步从西安走到延安的壮举,却显示他们的单纯和热情,不好简单的给予负面评价。

至于我第一次去延安,是在1974年夏天。从西安乘坐火车抵达铜川(和现在的动车、乃至高铁相比,当年的火车是既不快速,更不舒适),第二天改乘汽车奔赴延安。那个时候,公路和汽车早就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了,只是等级都相当低。具体来说汽车,我们乘坐的是那种在车厢里摆放了几条长木凳子、并且没有遮雨、挡风、防晒设备的大卡车。路况不好,车辆颠簸,绿化欠佳,尘土飞扬,就这样一路来到延安,不但身心俱疲,而且灰头土脸。屈指算来,不过是50年前,西安到延安的路,竟然是如此遥远而艰难。并且,直到10年以后的1964年,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太大改变,那一年夏天,老伴儿(当时还是女友)前往延安参加共青团省委举办的一个夏令营活动,一去一回,乘坐的依然是那种在车厢里摆放了几条长木凳子、并且没有遮雨、挡风、防晒设备的大卡车。

从西安到延安的旅行感受,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换个说法,西安到延安的路,在旅行者的心目中,开始变得不是那么遥远,并且能够越来越舒适地完成这一段行程,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上个世纪90年代,西安人和延安人,可以乘坐绿皮火车相互往来,2006年,西安至延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2012年,铁路线

上,西安至延安动车组开始运行。我打开电脑查了一下,我最近一次乘坐动车前往延安是2024年11月21日。两个小时多一点儿抵达,第二天上午参加一个文化活动的启动仪式,傍晚即乘坐动车返回西安。就是在这一次延安之行的返程中,安坐在动车舒适的车厢里,忽然想起整整50年前、也就是1974年夏天我的第一次延安之行,心中顿生恍若隔世之感!

如今西安到延安的高铁即将投入运营,设计时速350公里,这就是说,如果是中途不停一站抵达,用不了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舒适地完成从西安到延安的地理位置转换。韩红曾演唱过一首名叫《天路》、赞美青藏铁路的歌曲,其中有句:“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其实,像我这样当年曾耗费两天时间,在砂石路上遭受颠簸之苦、在卡车车厢承受扑面灰尘,好不容易才从西安来到延安的老年人,如果不以后登上从西安开往延安的高铁,肯定也会产生这样的感受。

还想赘言几句的是——

路,产生于人类在谋生存、求发展过程之中,诚如鲁迅所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有了路以后,人可以沿着路东奔西走、南来北往;物,也能够通过路运达四面八方;不同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活形态,亦即所谓的文化,同样会沿着路相互交流。从早期的人类社会,到如今的高科技时代,无论是个体生命之间,还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都是既需要物质层面的互通有无,也需要精神层面的切磋琢磨;为人流、物流、文化流滚滚而来、滚滚而去提供宽阔、便捷通道的路,遂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不可或缺——这个道理,不会有人不明白。

最早的路,也许是由于走的人多了才形成的,但后来的路,不管是早期的简易道路,还是现代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却肯定都是修路人历尽千辛万苦建造出来的。很多年前,在参观一条即将通车的高速公路、被要求在一本纪念册上留下一句话时,我恭恭敬敬地写道:“行路人商子雍向修路人表达感恩、呈上敬意。”前几天,有幸从南到北参观了即将开始运营的西安到延安高铁线上的铜川高铁站、黄陵高铁站、洛川高铁站、延安高铁站,并几次同这条高铁建设者面对面交流时,这句话又油然在我脑海中浮现……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从西安到延安这条长不过300公里左右的路,不断发生着让人欣喜的变化。从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不断大步前行的身影!

(商子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省杂文学会会长、省作家协会理事、西安市文联副主席。)

## 交通发展成就作家采风作品

让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雄踞中国版图中心的陕西,就会发现一条钢铁巨龙正在这片黄土地上蜿蜒伸展。西延高铁,这条铭刻红色记忆的时空纽带,正以350公里的时速重新定义西安与延安的距离。

秋日的晴空下,我们走进西延高铁建设现场,看到听到了许多建设者与老区人民用汗水与热血,在2021年破土动工到2025年联调联试间,谱写了一曲双向奔赴的新时代壮歌。

在甘泉北桥隧工区,副工长李奇与工友们手持检测锤,四年内徒步超1000公里,逐寸敲击每个隧道的衬砌。他们用脚步丈量了3遍沿线隧道,将成千上万条隐患整改完毕。“隧道里的每一寸混凝土,都承载着我们的心血。”李奇说。

铜川北站附近的王家河特大桥,主桥高逾90米,是国内同类型桥梁中跨度最大、高度最高的无砟轨道桥梁。中铁建大桥局项目副经理张松涛带领团队,历时三年多高空作业,采用单箱双室箱型截面与悬灌法施工,完美完成主梁498米建设。指着眼前这道飞虹横跨两岸,连接起古今的大桥,张松涛自豪地说:“每一次浇筑都是对技术的考验,每一次调整都是对精度的追求。”

### 二

凌晨三四点,中铁广州局项目副经理陈冲仍在复盘施工的难题。想到一年到头也回家不了两次,他不免对人生和生活产生了些许迷茫:“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发现他的思想有些波动后,项目经理连续多天谈心,终于让他豁然开朗:“我们工人只能舍小家顾大家,这就是责任。”是的,责任!将这两个字种子般播撒进心田后,陈冲逐渐战胜了乡思之苦。

对中铁电气化局项目经理郑伟而言,西延项目是他首次主持的高铁工程。他清晰地记着,今年连续57天完成455个锚段架设后,高艳侠、庞二兵、张怀强等工友和衣而眠,很快拉起了震天的呼噜声。这一幕让他内心充盈着满满的感动,“我们工程师不是不懂得体面,而是将体面留给了孩子,也不是我们不讲究,而是将讲究留在现场,留给

了标准,留下了质量。”

### 三

寒冬中,工长付磊配合施工时,老乡冒雪送来热水,并且邀请他去家中吃热乎的午饭。望着飘飞的雪花,内心一片温暖的他,悄悄地在碗下留下饭钱。随车机械师梁亚峰在一次测试途中,看到村民挥手致意的场景让他热泪盈眶:“我们做的不仅仅是一份技术工作,更是在为老区发展贡献力量。”这也坚定了他和工友“要让老区人民坐上最安全、最舒适的高铁”的决心。

富县吉子湾村村民世代受困于缺水。中铁八局项目部在修建富县枣林隧道的四年间,义务帮老乡们打三口水井:2021年帮老乡打的第一口井用了一年就没了水,于是填埋掉又在2022年年底打了第二口井,但第二口井一年多又没水了。这可怎么办?恰在此时,建设者在隧道埋深70米处发现了水量充沛的岩层裂隙水,每小时能出水量上百立方米,送检后符合生活用水标准。于是,在2024年又打了第三口井,将岩层裂隙水引出洞,在隧道外修建了蓄水井和泵站设施,一举彻底解决了吉子湾村人世代困扰的吃水难题。工程结束后,项目部还推荐村民到工务段、车站就业。“我们建一个项目交一帮朋友,朋友间就要相互帮助。”项目部书记唐飞说。

### 四

东汉寨隧道贯通之日,中铁二局项目部给500多名参建员工放假并每人发100元,邀请参

加庆功宴。让项目部书记张兴洪难忘的是,那天每位建设者都穿得干干净净地来赴宴,那天有50多人都喝醉了。“想想修建高铁的艰辛和作业环境的艰苦,看到贯通的光明就在眼前,谁能不醉呢?”而他遗憾的是,建设西延高铁四年,两次拒绝父母来延安旅游的请求。在电话里,他向父母承诺:“通车后,一定陪坐高铁,来看宝塔山、黄帝陵。”

柳林镇村村委会主任郑益创,四年目睹建设者披星戴月十分感动,他知道,高铁将西安至延安的通行时间从目前的2个半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期待着延安和西安的“双城生活”的早日到来。宜君县果农杨三明站在自家的五亩果园旁,望着山下银亮的高铁轨道,两眼放光地憧憬着“早上摘的苹果,下午就能摆上西安超市货架”。

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这不仅是一条钢铁巨龙,更是一首镌刻在黄土地上的情感史诗。建设者的汗水与老区人民的热情,交织成五年来无数个日夜的乐章——那些隧道里的敲击声、高空的浇筑声、老乡送来的热水声,不过是这首长歌中偶然溅起的几朵浪花。更多未诉说的故事,深藏在每一寸铁轨的缝隙里,等待时光去挖掘。而对建设者而言,这些不过是他们日常的注脚,宛如一段平常的旋律,在岁月的长河中轻轻流淌,却永远回荡着坚韧与温度。

(章学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 辑)



图 / 西铁

诗 意 人 生

公 路 情 缘

文 / 贺 婷

晨光驱散雾霭时,我踏上车辙的诗行  
黑色公路伸着臂膀,迎接初来的期望  
十五字箴言如星芒,从纸页落向路旁  
在砂石间、台账里、笑脸上,慢慢滚烫  
其一 精细化养护  
道班职工的铲子抚平坑槽的伤  
碎石与尘土,也要轻轻扫光  
像给大地缝补衣裳  
卷尺测出计量的长  
划线机熬着精准的烫  
多一勺玻璃珠,都要重新称量  
汛期加密高风险路段的巡查频次  
怕隐患藏在泥泞里  
路肩杂草不用药剂  
弯腰拔起,露出路崖里的麦冬整整齐齐  
夕阳染亮平整的大地  
紫薇花摇曳,芬芳着养护的痕迹

其二 规范化管理  
段上制度如雁阵排齐  
每一步流程,都有规矩立起  
我漏真的巡查日期  
前辈指尖轻轻点记  
这是公路的病历  
不能留有缝隙  
月度考核踏准每月轨迹

借调人员、临聘身影,考核里同显细腻  
打分笔尖映着他们的动力  
不是借分数比较出来高低  
是激励推着脚步更齐  
尽心尽责,筑牢规范管理

其三 人性化服务  
汛期桥下积水漫延太久  
内陷水沟的车辆,我们齐心来托  
掌心抵着车厢往前挪  
“加油、使劲”的口号,响亮又鲜活  
让困途的人,重见前路开阔  
水花溅湿衣裳,也溅亮助人的火  
老乡把稻谷摊在路侧  
怕耽误原路,却忘记路险藏着祸  
我们弯腰帮着收穫

搬向安全处,防得车轮碾过  
护好颗粒,也护好路的平和  
桩杆件件都藏着贴心的服务热  
我把感悟写成诗行

精细化养护是匠心的桨  
规范化管理是责任的港  
人性化服务是心头的光  
往后岁月,愿路长成  
让每寸征途,都平坦、明亮

(作者供职于城固公路段)

宛如平常  
一段歌  
文 / 章学锋

## “皮肤科医生”与“骨科大夫”

文 / 许晨冰

再顺着纹路刷洗,力道必须恰到好处。

最费神的是处理“老烂腿”般的坑槽。他们蹲在路边诊断凹陷的形状:边缘锯齿状的,是被雨水“啃”出来的;底部带碎石渣的,是路基震落的。先用风镐凿去松动的“腐肉”,露出新鲜“创面”,再把滚烫的沥青混合料填进去。铁夯起落间,伤口被仔细包扎——直到路面恢复平整,连阳光的反光都与周围融为一体。

当暴雨连续冲刷或冻土反复膨胀,“骨科急诊”便亮起红灯。正如当下,连续两个月的降雨,致使山路被雨水泡软了“膝盖”——路基悄然塌陷,路面中间裂开

狰狞的伤口。他们运来砂石,像给病人输血,每填一层就用压路机碾实,再铺上钢筋网,浇注混凝土。那层灰白“石膏”需要养护二十天,期间他们每天来浇水,如同为打石膏的病人擦身。

有次隧道内壁渗出水珠,起初是零星的“冷汗”,后来连成了“泪痕”。老师傅用手贴在石壁上摸,能感觉到水流在岩层里的走向——“是岩层里的‘毛细血管’破了”。

他们在渗水点打深孔,注入特殊的材料,那些透明的液体在岩层缝隙里膨胀、凝固,像自动生成的“止血棉”。等水珠彻底消失那天,有人发现石壁上长出了

一小丛苔藓,嫩得能掐出水——像是这条“骨骼”终于缓过劲,透出了点生机。

他们的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沥青的黑,手掌的纹路里沉着水泥的灰,但触摸过的路面会记得:那些被填平的裂缝不再积水,那些被加固的边坡再没掉过一块碎石,那些重新描过的标线在雨夜里依然亮得清晰。

这条路还在生长,会继续受伤,也会继续愈合。而橘色的身影总在晨光或暮色里穿梭,像给大地的肌体缝补伤口的针,把守护的痕迹,一针一线绣进每寸路面的呼吸里。

(作者供职于蓝田公路段)

## 关于讲好交通故事的一点思考

文 / 景国强

这些平凡小事如璀璨星辰,汇聚成交通故事的长河。自2008年进入交通系统以来,我将路上的点滴故事汇聚成文字,发表于《中国交通报》《陕西工人报》《陕西交通》、“学习强国”、地市日报等刊物、媒体平台上,用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工作中收获温暖的交通故事。

### 让交通故事“活”起来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话放在什么时候都不过时。何以解忧,唯有读书。要用文学作品讲好交通故事,需要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注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深入生活,挖掘细节。只有了解交通建设者的真实生活和工作状态,才能创作出感人至深的作品。省厅及省交通协作组织的文学创作采风活动,就可以让作家和交通文学爱好者深入实地,与交通建设者交流,获取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写出大量优秀且有影响力的作品。二是用情书写,传递温暖。文学创作不应只是文字的堆砌,更是情感的传递。在描写收费员工作时,不应仅叙述收费流程,还需写出面对不同司机时的复杂心情。

态度友好的司机让我们感到温暖与开心,无理取闹的司机则让我们委屈与愤怒,但无论何种情况,我们始终以微笑和专业服务每一位司机。这种情感的交流,正是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三是创新形式,丰富表达。文学创作形式多样,可根据故事特点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感人的故事适合用散文抒发情感,幽默的故事可用小品展现,具教育意义的故事则能以童话形式讲述。

### 争当宣传员

陕西交通历史悠久,从古代丝绸之路到现代高速公路,交通发展见证了时代变迁,而我也见证了同事们精彩的故事:他们在恶劣天气中坚守岗位,保障道路畅通;他们积极创新,为提升工作效率贡献智慧;他们热心帮助司机,传递温暖与正能量。每一次宣传报道基层交通工作者,都是一次温暖的邂逅,让我的心中充满自豪,这里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地方。这些平凡而真实的故事让我明白,交通从来不只是冰冷的基础设施,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梦想,

是连接亲情、友情、爱情的纽带,是推动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强劲动力。作为一名交通人,一名宣传工作者,工作之余,我常用手中笔记录家乡点滴变化,讲好家乡交通故事,以宝鸡九龙山一带为主题,创作乡土交通文学,先后写了《秀美坪头忆往昔》《颜家河的回忆》《美丽家乡的变迁》《九龙山年味浓》《西府的年火》《颜家河大柏树》《记忆中冬日温暖》《老井》《林光岭通秦岭到凤县》《思念娘娘》《父亲》《槐花飘香我所思》等作品。这些稿子的出发点是写家乡美,实际落脚点都反映出交通发展为家乡带来的巨大变迁!

以上便是我对“如何用文学作品讲好交通故事”的思考。交通文学繁荣,初心使命再肩。站在新起点,新时代的交通车轮滚滚,故事多多;文字飞扬,情意绵绵。作为交通作家协会的会员,我想我有责任也有能力以文学创作讲好交通故事,用心观察、用情书写身边的交通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支持并热爱交通,也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创作出更多优秀交通文学作品,为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加油鼓劲儿。

(作者供职于西长分公司)